

把学问当兴趣和 和生活谈恋爱

——复旦大学哲学博士、人气教师陈果的七彩人生

陈曦(复旦大学)



■ 陈果觉得，自己是上海的女儿，复旦的女儿



■ 去年复旦毕业典礼红毯秀上，陈果光彩照人

学生

乐当“游手好闲的好汉”

复旦，承载过陈果的九年青春。

讲起大学时光，她的神采都不一样了。“那时候 BBS(电子公告板)可火了！同学见面都不叫名字，叫 BBS 上的昵称。”她的昵称是“酋长”。

“到今天还有人这么叫我。”但 BBS 早已“没落”，新的社交媒体势不可挡，陈果却从不玩微博与微信。“大学里已经‘喝’饱，现在不‘渴’了。”

“当年一下课就抢着排队上网，在一教门口排两三个小时。”世纪之交的网络不普及，复旦第一教学楼有唯一的计算机房，远远供不应求。“上网要充钱，我们平时老老实实攒钱，上网发帖时争取在最短时间里，把观点表达得最精彩、最吸引人。”

大家乐此不疲，“都很珍惜 BBS 的。”陈果瞬间好像变回了当年的小姑娘。“有时在 BBS 上聊得畅快，一

老师

学生喜欢我，是很正常的事

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肖巍，是陈果当年的面试官，用“潮”字形容对她的第一印象，“形象、穿着、仪态都‘新潮另类’。”他当时犹豫过，吃不准，如此形象是否适合思想道德课，这毕竟是一门“主旋律”的公共课。

最后，面试官们决定试一试。“毕竟现在的大学生不比以前，挑选教师的眼光或许也该变了。”任教 6 年，深受学生喜爱的，恰是陈果的“另类”。

她曾在课堂上说：“现在大家评价一个‘好老师’，无非两个标准——猜题准，给分高……我当然是第三种啦。”她很自信地说：“我是一个努力的、用心的老师。”

上课前，她会看大量哲学书，还

朋友

靠联系维护“友情”不牢靠

让陈果在网络上走红的一组讲课视频，其中有一节讲“朋友”。她说，“有些所谓的倾诉、出气筒，都是语言暴力。不该以‘信任朋友’为借口。这是对友情的滥用。朋友不该承担这种宣泄。Soul mate(灵魂伴侣)，在灵魂上是一体的，不用承担我的琐事。”

她说，“真正的朋友之间不常联系也没关系，隔上一两三年，电话那头的人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。需要经常联系才能维护的‘友情’是不牢靠的，因为一旦不联系，他们会断。”

他们彼此很少联系，“我从不知道朋友的成功，但当他们遇到困难，我会站在他们身后。”联系方式只有电话和写信。“写信是一个挑选心情和等待回应的过程。”陈果坚持，对真正的朋友，不应将琐事烦恼与情绪毒素“不加节制”地倾倒；与朋友交流，要经过“挑选”。

“就像父母从来不会将工作上的不如意告诉孩子，越重要的人，要用

陈果

安于接受失败也是能力

陈果很喜欢用比喻。“我当过实习记者、外企白领，也当过女招待。倒不是想在简历上加多少笔，我只是想试试，能不能把这些事情做好。”她兴趣盎然地说，“这比网游桌游什么的好玩多了吗？”

她把人生比喻成河上的一艘船。“有时就想顺着水流，看命运将我漂到哪里，我不那么有意地去掌控。”大学毕业后，有了直研的机会，她便想，试试呗，于是读研；研究生毕业前，她发现还能直升博士，觉得也是一种能力吗？而且，多少人拥有这能力？接受成功又不需要多强的能力。”

看身边，线上小伙伴就坐在旁边嘛。”

“下雨天，一教大厅地板上全是花花绿绿的伞，像花儿一样。”她手在眼前一挥，仿佛办公桌上真的盛开了一丛花。

通过 BBS，她结识了一群爱跳舞的同学。那时流行迪斯科，学校超市楼上有舞厅。“跳腻了，四处去‘砸场子’。财大、同济都去过，还有什么来着？”她微微一眯眼，一拍手掌，“对，东华大学！”周末，还去校外酒吧跳，有男有女，才玩得带劲，男生还可以保护安全”。

她当时是哲学系学生会主席，常组织活动。“酋长”的昵称源于一场篝火晚会。那晚，她头插三根羽毛，脸涂五色油彩，“活脱脱一个原始部落的酋长”，她为当时的自己忍俊不禁。

聊大学生活，她很少提“学习”。

“我们那时对成绩看得不重，乐于当‘游手好闲的好汉’。我就很‘游手好闲’，喜欢到图书馆借杂书，或四处去玩；但我们都是‘好汉’啊。”她略有点迟疑，“我们喜欢扎堆讨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，但在大学里不就应该这样吗？这才可能悟出人生真谛啊。现在的一些同学，为啥这么目标明确呢？”

考试前夜，“该熬的还是要熬”，她通宵看书——这也是她大学里唯一通宵干过的事。“豆浆店里，一块六毛的豆浆，能喝七个小时。”但她她说，如果考试不及格，会自责。“不及格就是能力不强，还有什么资格玩别的？”

许多人列出过“大学生必须做的若干事”。“为什么会必须有必须干的事情？”陈果觉得不可思议，“只有喜欢，才去干啊。所以我的大学没遗憾，因为我干的事都是自己的选择。”

的状态，传递给学生的，不也只能是焦躁不安吗？”

她对学生有某种“偏爱”。在网上走红后，很多媒体采访她，都被婉拒。有记者曾在两天内与陈果通了 5 次电话、19 次短信息，依然没完成采访，因为她“不希望成名”。来自学生的约访，她一口应允，并愿将工作先放一边，迁就学生的上课时间。

临近毕业，复旦人主页上流传一个话题：“复旦，于你而言意味着什么？”有学生贴了一张陈果老师的照片。她也是初次得知，笑笑：“我很荣幸。”

“这么被学生喜欢，会觉得受宠若惊吗？”

“我也不是坏人，喜欢我很正常嘛。”

在越重要的事情上。琐碎杂事，不应打扰。”在人生“重要关头”，她一个电话拨过去，能和朋友聊上七八个小时。她很在意朋友的“敲打”。

“他们会骂我，你这些痛苦算什么。他们说我太小，你知不知道也许有人愿意倾其所有来换你现在拥有的这些。”朋友们对她的“走红”也褒贬不一：“有的说，你一直在进步呀；也有的说，你一点儿都不上镜。”

“我享受这种插科打诨。”闲暇时，她会把自己近照做成卡片，寄给朋友们。“大家看看，头发长了没有啊，面相变了没有啊，老了没有啊。”这比常见面，还要亲密。

是出国了；博士毕业后，恰逢社科部招老师，她感觉走这条路挺自然的，于是坐进了现在的办公室。

“坐 10 号线，我看到某一站可以换 8 号线，就换过去坐坐；看到另一站又能换 2 号线，就再过去看看。走在路上也一样，那儿有只鸟，那边有片湖，就拐进那条巷子看看。要允许自己小小地‘出个轨’。”她得意地笑。

张国荣有首歌，叫《我》。“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”“陈果”也就是“陈果”吧，无论是“女神”“女人”“女儿”，还是“学生”“老师”“朋友”，那都是她，不过是颜色不一罢了。



陈果,33岁,生于上海。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,现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师。

3年前,她一头短发,有学生将地上课的视频传到网上,关于爱情、朋友与孤独的理解,被网友整理成“陈果语录”,她因此迅速走红网络;1年前,她留了长发,高高扎起马尾,登上央视一套《开讲啦》。

■ 陈果去年在《开讲啦》节目中妙语连珠

透过陈果位于五楼的办公室落地窗,看得见大半个复旦校园。远处是森绿色水杉,近处是新绿色梧桐,树荫间是高矮不一的教学楼。天很蓝,裱在窗框里就成了一幅画。

在思考时,陈果会望向窗外,双眼微眯,表情如同站在展览馆里,面对一幅家

女神

我的“女神”,就是我自己

不少学生称呼陈果老师“女神”,她不接受,也不抗拒。

“这是一种肯定吧,但要看在什么领域。如果是演艺圈‘女神’,那么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外貌;如果是学术圈,也许大家觉得在思想方面实力很强,”她顿了顿,又补充说,“不过我不认为自己实力强。”

她觉得“同事们比我的学术造诣强多了”;再讲起大学同学,“我成绩从来不是最好的”;她说,“我的女神,就是我自己。”

“身边没有一些很厉害的人,值得你学习?”

“人人身上都有闪光点,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但无需模仿,或花精力成为另一个人。我更愿意挖掘自身潜力,变得更完善、更美好。”

陈果时不时蹦出一些隽语。有网友之为“心灵鸡汤”,直呼“女神一语惊醒

乡的画作。长于复旦,再归于复旦,她对母校的感情很深:“我这株植物,只有在这片土壤,才能长成。”她习惯性地拨起垂落额前的精心打理过的鬈发,一笑,顾盼生姿。

去年录制《开讲啦》,有学生问:“你像哲学家,又是老师,还有这么好的模特身材……你的身份是?”她不假思索地

答:“把我当成一个人吧。”现场一阵笑声,而后是自发的掌声。

她一直努力做一个鲜活的“人”——多面而坚持,“像一棵大树不同的部分,叶子是它,树干是它,树根也是它”;随性而洒脱,只希望自己“存在”比“不存在”更有意义。

那之后,她陷入沉思。想到了孩子纯真的世界和脆弱的心灵,反思自己说话的方式。“有时不加思考的友善,也可能造成伤害,尤其是对小孩子。”她把这些都写进了日记本。坚持多年的日记里,“不是什么具体的事情”,有的是看书时不愿让之轻易溜走的灵感,有的是疑虑许久突然豁然开明的谜团——这些,到最后,成了学生们笔记本上誊抄得端端正正、或是流传于网络的“陈果语录”:

“朋友是奢侈品,拥有就很满足。”“孤独是从人群中偷来的享受,不需要戴着帽子抽根烟来装深沉。”“当我看不见所有人的时候,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精神的凝望,这种凝望叫做思念”……

“我问他跟谁一起住,他说爷爷奶奶;我又问妈妈呢,他说在国外;我顺着问,爸爸呢,但在那一瞬间,他愣住了。”陈果努力想选择一些词语,描述那种神情。“他就,他就那样看着我,眼神像小动

不想被供奉,想要被爱护

她发现,名利不重要,“我对事业没什么野心。”初中毕业时,爱孩子的她想过考幼师,“跟小朋友呆一块儿多有意思啊。”

生命中更重要的是“真诚地对待自己与别人”。陈果俏皮地耸肩,“一定要先对自己真诚,才可能对别人真诚。要听自己的内心,听过之后可以否定或拒绝选择,但不要只跟着大脑。”

学哲学的她,2008年博士毕业后,走上了思想道德修养课的讲台。“那时刚好社科基础部招聘,我就来了。”她觉得,这份意料外的工作挺好。“如果留在原专业,我可能会离生活越来越远,一直望着彼岸世界,在理想国的空中楼阁里打转。”

“很多人研究到后来,忘了哲学的‘根’在生活,自觉哲学高雅,而生活世俗。但对我而言,错过了生活就错过了一切。”她有一种“幸好当初”的知足,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细腻与哲学的冷静相结

让父母幸福:尽量不刺激

刺激他们,让他们安心。”于是她在独居时也能照顾好自己,从不缺乏热情或丧失对生命的兴趣,不做让父母操心的事情。

唯一让她微微皱眉的,是父母的“催婚”。但她很快也释然:“催促只是关心的方式嘛,如果我真的像完成任务一样迅速找人结婚,估计他们更担心。”

“女儿”面对的不止是父母,还有家乡。她多次把复旦称为“家乡”,称为培育她这株植物的“土壤”。“复旦让我长成了我原本应该长成的样子,而不是高低品种一模一样的标本。”

读博士时,她曾到加拿大温哥华当访问学者。大洋彼岸地广人稀的城市,充分满足了她的“发呆”和“闲逛”的需求。“我

合。有学生懂她:“当陈果老师将生活中的爱情、友情、亲情上升到哲学高度思考,就给了我们不一样的东西。”

“其实任何学习,都应该为了更爱生活、爱自己、爱身边的人。”生命中最重要东西,对陈果来说,就是她常提起的“爱”。

“没有爱,我不能活。”有学生问她情感问题,她嫣然一笑:“我一直在恋爱啊。”这个回答迅速在网上疯传,她却别有意味地说:“恋爱,不一定是跟某个人,我可不可以跟生活谈恋爱?跟一本书谈恋爱?”

追问,回答依旧委婉:“谈恋爱像种庄稼,需要精心耕耘,而现在的我,只想让土地荒一荒,让它吹吹风,晒晒太阳。”说话间,细眉挑起,眼里有无限柔情——眉路被精心修过,嘴唇也抹着淡彩。“你平素爱打扮爱漂亮吗?”

她再度耸肩微笑,“有条件活得更明媚些,why not(为什么不)?”

觉得时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。在上海,一天特别短,好像什么都没干,天就暗了;在温哥华,一天却像有 48 个小时,发呆很久,不过才半个小时。”她还在“闲逛”里感受到西方生活的气质,是一种“骨子里对生活的热爱和留心、对细微生活细节的醉心享受和浪漫呈现、对他人的根本上的尊重”——所有一切,她都“非常喜欢”。

“那为什么不留在温哥华工作呢?”“我更喜欢上海。”她迅速回答。她曾在博文里写道“还是喜欢说普通话或上海方言,还是喜欢泡饭榨菜臭豆腐干,还是怀念那种‘天人合一’‘低调而内敛’的风骨。”她是上海的女儿,是复旦的女儿,别处再好,终究只是别处。